

小小说

传家宝

顾振威

我大姑嫁到了遥远的新疆,遥远有多远?3000多公里。挺遥远吧?那次我大姑回来,父亲惊讶得眼珠子差点儿没像玻璃球一样蹦到地上。大姑的泪珠子像洋槐花一样一嘟噜一嘟噜地往下砸落。

“不逢年不过节的,咋这个时候回来了?”父亲问。

“我夜里做了个梦,梦见你的肚子被人划了个大口子。做了这样的噩梦,我在那还能过安稳日子吗?”

大姑的梦做得真准,父亲的肚子确实被划了个口子,因病被医生划的。

大姑只在我家住了八天就要回去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八天里,大姑和父亲几乎形影不离,二人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母亲走东家串西家,不是借米就是借面,不是借鸡蛋就是借棉油,想方设法给大姑做好吃的。

大姑苦苦劝说:“我不是外人,粗茶淡饭也能填饱肚子。”

母亲眼泪汪汪地说:“我只有您这一个大姐,又离这么远,您能回来几回呀?不好好待您,我良心会不安的。”

大姑住不下去了,要回新疆。她

走那天,天阴得能挤出水来。父亲把大姑送到村口,大姑紧紧抱着父亲,抽泣着说:“弟弟,回去吧,以后我还回来看你。”

父亲的眼角湿湿的,一直把大姑送到二里外的五合车站。

以上这些只能算是序幕,故事真正开始应该是父亲回到村口的时候。像是喝醉了酒一样,父亲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赶。突然间,一腔热血直往脑门上涌,父亲看到狼藉着柴火棒和杂草的路边赫然躺着一张十元的纸币,不远处竟然还有一张面额为五斤的全国流通粮票。

阴沉沉的天空下,空荡荡的大路上,听到的仅是鸡鸣狗叫的声音,前不见行人,后不见来者。父亲弯腰捡起钱和粮票,握在手心。而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寒风凛冽的村口,焦灼地等待着失主。

经过几天皆不是,直到灰黑的幕布把村子严严实实罩住,父亲也没有找到失主,只有带着满腹心事回到家里。

母亲知道后,脸上乐开了花,说:“有了这钱和粮票,咱一家六口

就不会饿肚子了。”

父亲叹了口气,说:“咱家几辈子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是饿死,也不能占人家的便宜。”

还没吃晚饭,父亲就一头钻进浓浓的夜色里。

父亲很快就从队长家回来了。

“队长怎么说?”母亲问。

“队长说他帮我打听打听,钱和粮票先放在我这。”

这一打听就是五年多,父亲也没有问出丢钱的人。其间,家里缺过吃的,断过点灯用的油,也因没钱缺过盐,父亲一直咬牙坚持着不动那钱和粮票。直到家家户户日子都好过了,直到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父亲还保存着捡到的十元钱和五斤粮票。

其实讲到这儿,故事就该结尾了,可现实生活就是这么精彩,一直将故事进行下去。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好过后,大姑又从新疆回来了。一次拉家常时,父亲微笑着对大姑说:“上次送你去车站回来,我落了个心病。”

大姑扬了扬眉毛,问:“什么心病?”



荷

杜欣 摄

诗歌

小荷

路雨

是满塘的蛙鸣
吵醒了你吗
初夏的池塘
不再宁静如初
平静的水面
铺满了生命的绿
一个个懵懂的小女孩
对镜浅浅梳妆
扎起一条条羊角小辫
调皮的小蜻蜓
像一个个精美的发卡
悄悄别在
小女孩们翘起的羊角辫上
在宋人杨万里的诗句里
展开意境

诗歌

夏天来了(组诗)

桂子

夏至

突然间,就是夏天了
阳光火辣辣的
流风火辣辣的
满地的小喇叭花
鼓起的嘴唇儿
火辣辣的
河水热了,泥土滚烫
禾苗一边拔节,一边灌浆
一天一个模样
一会儿一个模样
泥蛙躲在暗处
唱和声此起彼伏
苹果石榴无花果
番茄辣椒白糖瓜
将内心的甜和火灼
一一搬出来
涂在额头,脸颊
涂成一粒粒甜蜜的火球儿
晃花了孩子们的眼
夏天就是这样子来的
胸前身后,满满披挂
将这琳琅满目的玛瑙,珠翠
以一个节气之名
喘着大口的热气
慨然而至

偶见

一条小径游进田野的绿海
高粱和玉米
将它挤得窄窄
也许闷了,也许累了
小径枕着薄薄的黄昏
悄悄睡了
野花们趁机活跃起来
和几只蜜蜂嗡嗡着
调情弄爱
风,暖昧地来回吹着
似乎不愿惊动什么
却又忍不住弄出些声音
这包括乍起的一两声蛙鼓
和被它惊醒的
夜虫的轻吟

整个下午都在下雨

整个下午
一朵小小的丝瓜花

紧紧抓着湿湿的蒿芭
坚持着黄
坚持着明亮
坚持着,微微摇晃
雨,不急不慢
她,不慌不忙
直到夜色也滴下来了
如此密集的黑
铺天盖地的声响
她才熄灭自己
躲了起来

她选择成为荷

其实,在泥中成为泥
或者成为水,成为腐蝕物
都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且更省心,省力
随波逐流
不一样也是一生?
但她还是选择成为荷
成为自己。拼却一生
从深埋的根上
从层层围困的污泥
旋流和阴冷里
挺出心脉,骨骼,尖尖角
拼却一生,铺展开
自己的清静、清亮与葱茏
开出自己的花
结出最后的籽实
成为纷扰的盛夏里,一叶
最安静最美的风景

合欢花开

适合六月,适合傍晚
比如此时,温度恰恰好
光线恰恰好
风,不疾不徐不凉不热
手指的力度,恰恰好
将就要暗下来的霞光
一朵一朵,悄悄地
移在自己葱茏的
叶子下,枝桠上
行人扬起的脸颊和眼眸里
灯火闪耀在远处
灯火此时是瞎的,是盲点
它只照得见黑夜
照不见这葱葱葱葱的花
缭绕的喘息

随笔

我们的村庄

宁高明

我们的村庄最早叫翟家店,顾名思义,就是有人姓翟的人家在路边开了一家旅店,供南来北往的旅客住宿,久而久之就成了我们村庄的名字。从名字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村庄的模样,三两户人家踞踞在乡村大路的一旁,道路蜿蜒曲折伸向远方。以至于数百年过去,每当我站在村口回望,依然能够看到一盞当初旅店的风灯挂在村庄的某一处屋檐下,闪着昏黄的光,孤独地亮着,在漆黑的夜晚穿过历史的时空,照亮南来北往的行人,也照亮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人们。

现在,我们的村庄依然还有旅店,但主人不姓翟。我记事的时候有三四家旅店,程家店、张家店、黄家店,可就是没有一家翟家店。村庄里姓翟的人家也有两三户,在我们这个有两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的村庄里,翟姓人家显得微不足道。

其实,我们的村庄从明朝末年就不叫翟家店了。没有一成不变的村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村庄里的人和事。风吹过来,携来一粒种子,它就在村庄的周围生根发芽。庄稼也好,草木也好,荣了又枯,枯了又荣,一代代,一年年,总有说不尽的沧海桑田。人也一样。

早上起来,我看到一对麻雀在屋檐下出出进进,衔着草、虫子进来,然后扑棱着翅膀再飞出去。不到20天,屋檐下便传出叽叽喳喳的叫声。30天过去,便有一只只小麻雀飞出来。我数了数,共有4只,它们扑棱着单薄的翅膀飞走了。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我们过去的村庄,东西三里,南北三里,周围是

一圈土墙,可惜它没有郭,所以,它一直静静地蹲踞在大地的角。它也有四门,早晨来了,阳光从东门爬进来,到黄昏时再从西门溜走。风的脾气就不一样了,春天温柔的时候,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冬天暴烈,就从北门进、南门出。寨墙在给予村庄安静的同时,也固化了村庄的思维 and 生长,千百年来,虽几经湮灭、复活,历经苦难,最终也没长成城市的模样。听我父亲说,爷爷活着的时候,一生去过最大的地方就是县城。爷爷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大部分的光阴都在村庄的范围里慢慢地浪费掉了,死后还是埋葬在这里。而我的父亲还好一些,他去过的村庄,当过国营面粉厂的工人,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守着雪白雪白的面粉饿得受不了,便跑回了老家。村庄最终接纳了他,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村庄。

有人说,村庄不会消失,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村庄的变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永恒,看看古丝绸之路上的繁华,看看那些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里的村庄,你才会明白,村庄和花儿一样,有绚丽多姿的时候,也有凋零最终化为泥土的时候。我们的村庄太普通了,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也太普通,以至于村庄寂寂无名。

黄昏的时候,父亲牵着一头牛从田野归来,各家各户的茅草屋升起了袅袅炊烟,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亲切、自然,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我再一次回到村里,看到的是满眼的钢筋水泥。夕阳西下,炊烟不见,满村飘散的香味再也闻不到了。

散文

上清湖赏荷

高纯江

每天清晨上班之前,我都要到上清湖公园锻炼身体。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湖里盛开着一朵朵娇艳的荷花。

清晨的上清湖,经过一夜吐故纳新,被露水漂洗过的空气,清凉中隐隐带着葱郁丛林的清香。荷花在微波荡漾的湖水里清新得像一阙宋词,粉色的荷花与碧绿的荷叶被笼罩在薄雾中,碧波荡漾,如梦如幻,这时的上清湖如瑶池仙境般一尘不染。此刻,迎仙山绿荫环绕,在朝霞的映照下如童话中一般美

丽。上清湖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垂柳依依,芦苇摇曳。满湖稠密的荷花被木栈桥分割成无数方格状的荷塘。此刻,苇荡荷香,天鹅、翠鸟、野鸭子……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水鸟,忽而翱翔水面,忽而横穿荷塘。

我爱荷花,尤其爱雨中的荷花。记得我在看守所工作的时候,单位后边是一大片芦苇荡。芦苇荡的旁边,是一方荷塘。夏天到了,雨季跟着来了,荷花也开了。下雨的时候,细而密的雨滴打在圆圆的荷叶

上,瞬间裂变成若干小水珠。微风吹拂,小水珠在荷叶上摇来滚去,聚集在荷叶的叶柄处,成为晶莹剔透的“水晶球”。风吹过,抑或青蛙跃起,荷叶倾斜,“水晶球”滚来滚去,“咚”的一声滚进水中,把荷叶下的鱼儿吓了一跳,摇了下尾巴,游往荷塘深处去了。此时,红色或青色的大蜻蜓也振翅飞起。一幅荷塘美景便沉淀在了我的记忆里。

《诗经》中的“山有扶苏,隰与荷花”“彼泽之陂,有蒲有荷”,说的是野生之荷。上清湖是人工湖,水域面积16.7公顷。上清湖公园奇花异草掩映其间,水景、绿植、人文巧妙融合,老子文化气氛浓郁。迎仙山的山不高却美,低低的山峰立在绿色丛林里,像巨龙卧波;上清湖的水虽不深,但湖水清澈,波光潋滟,曲廊拱桥蜿蜒,蒲草芦苇茵茵,黑天鹅昂首高歌,锦鲤水下优哉游哉,美不胜收。湖中曲廊栈道上,但见少女婀娜着脚步,穿梭于曲廊荷丛之中,或歌或舞,摆着各种动作。这上清湖已成为网红打卡之地。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